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一

經部

毛詩集解卷四十一 宋 李樗黃樞 撰

閔

筆位反

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閔宮有恤

況域反

實實枚枚赫赫姜嫄

音元

其德不回上帝

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

直容反

穆

音六

植

微力反

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

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續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

居岐之陽實始翦

子踐反

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

之屆

音成

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敷

古同反

商之旅

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

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

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

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

許宜反

是饗是宜降福

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

剛犧尊將將

七羊反

毛魚

蒲也反

哉

側吏反

羹蘩豆大房萬舞

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

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

千乘

成反 正

朱英綠縢

徒登反

二矛重弓

直龍反

公徒三萬貝

胄

直反 又

朱縵

息炎反

烝

之升反

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

尺志反

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

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

五蓋反

萬有千歲眉

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

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

音亦遂

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

武伯反

及彼南夷莫不率從

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

古雅反

眉壽保魯居常

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

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

音短

是度

待洛反

是尋是尺松栢

音角

有鳥鵲路寢孔碩新廟

奕奕

音亦

奚斯所作孔曼

音萬

且碩萬民是若

李曰閼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魯頌四詩惟閼

宮獨為可疑如駟之詩言牧馬之事有駟之詩言君

臣宴飲泮水言具修泮宮服淮夷雖其事僖公未能

盡之然所褒之事猶為可褒也至於閼宮之詩則所
褒者非可褒之事也毀譽失真莫此為甚且如閼宮
之詩言祀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與夫郊天之祭
魯以諸侯之國而祀姜嫄后稷周之先王不可也郊
天之祭亦不可也此詩人乃盛稱祭廟與郊天之祭
以示誇耀不亦過乎此詩序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字
也亦不可信詩序徒見詩中言居常與許復周公之
字故附會以為復周公之字殊不知詩人所言乃祝

頌之辭也如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與夫萬有千

歲眉壽無有害皆是祝頌之辭若以萬有千歲眉壽
無有害果為非祝頌之辭則是僖公果有萬有千歲
乎故此序言復周公之字亦為可疑也閔宮毛氏以
為閔閉也鄭氏以為閔神也雖其詁訓不同或以為
姜嫄之廟或以為周之廟非魯之廟也果為周廟何
為頌僖公乎觀此詩言閔宮遂歷言姜嫄后稷文武
大王之事其後遂言新廟奕奕則所謂閔宮乃魯之

廟也閼宮有伋伋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齋密也
閼宮如此其所祭者則姜嫄之類也故先述姜嫄之
德言赫赫顯著之姜嫄其德則正而不邪依賴上
帝故生后稷而無有災害也無災無害即生民所謂
不圻不副也滿十月而不為遲晚彌月不遲即生民
所謂誕彌厥月是也是生后稷則天降之福其后稷
教民稼穡則有黍也稷也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
曰穆先種之種後種之種及大豆與麥凡所種所奄

之地使民因此而為稼穡也以此數種教民稼穡則有黍有稷有稻有秬奄有下土遂可繼禹之功焉當是時也洪水汜濫禹治洪水后稷教民稼穡此云續禹之緒者蓋非禹之治洪水則雖后稷教民何自而施其功非后稷教民稼穡則雖禹治水民何自而食哉惟其禹施功於前后稷施功於後故此言續禹之緒也蓋禹之治水后稷之教民稼穡其事雖不同其實相終始亦如契敷五教皋陶明刑其職固不同其

實相為表裏也后稷之孫實維大王此遂言周家之興本於大王居岐山而剪商夫剪商在武王之時而乃以為大王者蓋大王肇基王迹王迹既係大王肇始則剪商亦自大王始也至文王武王繼大王之業是時商紂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意屈于牧之野無有貳心無有憂虞上帝臨視女必克勝也致天之屈言武王至于牧野乃天之所以致也觀下文言上帝臨女則致天之屈可知也故能治商之師旅其

卷四十一

至於續禹之緒其言與生民之詩相類自后稷之孫

至於克咸厥功其言與大明繇之詩相類然魯以諸

侯之國乃祀姜嫄后稷大王文武之廟則僭天子之

禮明甚禮記曰大夫不得僭諸侯諸侯不得僭天子

則魯豈可立姜嫄之廟邪左氏宋祖帝乙鄭祖厲王

宋二王之後祖帝乙猶可也鄭以諸侯而祖厲王可

乎鄭立厲王之廟猶魯立姜嫄之廟也使鄭出於宣

王之命則宣王為有罪也使魯出於成王之命則成王亦有罪也惟魯以諸侯之國而僭天子之禮如此故魯之三桓皆立桓公之廟蓋諸侯既立天子之廟則大夫亦立諸侯之廟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鄭氏注禮記但謂魯立文王廟以此詩觀之則非獨文王廟也至於姜嫄后稷大王之廟魯皆立之其僭如此詩人乃以為美何邪王曰叔父叔父周公也元子伯禽也古者長子為元子如所謂殷王元子是也成王

告周公立爾元子使侯歸於魯國大啓其疆土為周
家藩衛翰屏之臣成王封伯禽於魯其餘則凡將邢
茅胙祭焉既以此告周公矣遂命伯禽侯于東方既
錫之以山川又錫之以附庸蓋錫之厚也附庸者不
能五十里者謂之附庸以附屬於諸侯使諸侯統之
也論語曰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社稷之臣
顓臾亦魯之附庸也春秋之時有邾國亦魯之附庸
也鄭氏謂封以七百里欲其強於衆國鄭氏之說據

明堂位以為說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竊嘗疑其說以為不然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太公封於齊亦為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則是魯之方百里也安在其為七百里邪詩人言大啓爾宇不過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具三等雖不同惟公侯皆方百里居上等焉詩人之言非謂方七百里而言也或者謂并附庸

之國而言之則未可知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言僖公以交龍為旂而承其祭祀其所乘之馬則六轡耳耳然而至盛其春秋之祭祀未嘗懈怠言四時祭祀無不致其敬謹故享祀無有差忒皇皇后帝此言祭天也皇大也皇皇大之至也皇祖后稷此又言后稷以配天也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其所享則用赤色之牛天亦享之宜之故其降福孔多也孔氏云魯不得徧祭五帝故直言謂天謂祭周所

感生蒼帝也孔氏以帝稱謂感生帝此則泥六天之
說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命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
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亦曰昔者
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
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
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明堂位祭統皆漢儒所
作故其所言皆未可信也魯諸侯之國也豈可賜周

公以天子之禮樂哉豈得行天子之郊祭哉禮運又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記之書如禮運以謂魯不當祭禘如明堂位祭統以為魯當郊禘其異同如此當從禮運之說明堂位祭統之言不可信也伊川嘗謂說者以為周公能為大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夫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哉使功業過於周公人臣亦當為之天下之事非人臣為之誰為之邪此言可謂中諸儒之病矣以此

觀之則知賜魯之禮樂者非成王為之使成王為之則不足以為成王也春秋書郊多矣大抵譏其僭春秋以為僭而詩乃以為美則知所美非美也漢末羣臣坐視社稷之亡不以為恤乃作受禪碑紀其姓名以為榮耀與此詩所陳以僭侈為美何異左氏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先帝而后稷也夫先天而后稷固足以為禮然不知諸侯而用郊禘果足以為禮乎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

流歆而問無齒決也然詩人所言者僖公未必能如是僖公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夫以四月之時而卜郊足以見非禮也卜至於四尤以見其非禮安在其為春秋匪解也哉安在其為享祀不忒也哉詩人之言大抵失之誇也周公皇祖此又言祭宗廟也上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則是天與后稷以福之矣又言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以見其福之多也秋而載嘗言秋將祭則夏而福衡以見其預備也周禮封人凡

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
說文曰楅木有所逼束防牛觸橫大木其角則是楅
設其角未嘗加於鼻也與周禮注不同楅衡毛氏與
說文同毛氏以為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當且從毛
氏說白牡騂剛公羊傳曰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
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蓋魯之後世欲別周
公之有勲勞故爲此紛紛之別也犧尊之字春官司
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王

肅云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一則以為飾以翡翠一則以為犧牛為尊其說不同然鄭司農之說則以犧讀為娑字王肅之說但以為犧尊王肅之議為優將將盛美也毛魚者周禮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燂去其毛而魚之也載謂切肉羹謂大羹鉶羹也大羹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鉶其所盛之器籩則以竹為之豆則以木為之房謂足下跗也上

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是俎之房也既備此器以祀
周公又設萬舞洋洋然而衆多明堂位所謂朱干玉
戚冕而舞大武也故孝孫得享其福祭祀既得其時
犧牲既潔器用既備禮儀無忒故神降之福俾爾熾
而昌俾爾壽而臧俾爾熾盛而昌大俾爾長壽而臧
善安彼東方之國俾使魯邦常如山之堅固不虧損
不崩落如川之安靜不震動不騰湧為君既享如此
之福又有三卿作朋友亦享其福如岡如陵以見其

君臣並受其福如此之盛也所謂不虧不崩不震不
騰未必常如此三壽作朋未必其臣如此蓋自不虧
不崩至如岡如陵皆是祝頌之辭國人之祝其君皆
願其君之壽考如言萬壽無疆未必其享無疆之壽
也如言天子萬年未必享萬年之壽也蓋所謂萬壽
無疆天子萬年皆是祝頌之辭未必其有是壽而祝
之以為如此固未為害若君無德而溢美之如此頌
之所陳者不當如此也上章既美其祭祀此又美其

用兵也公車有千乘之富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弓矛之飾則有朱英綠滕朱英者矛之飾也綠滕者弓之飾也朱英則言以朱為飾綠滕則言以綠為飾而以滕繩之弓矛之飾如此又有二矛重弓所以備折壞也凡此皆言器械之備也器械既備而公徒之衆又至於三萬皆以貝飾其冑其甲以朱繩綴之烝者進也衆之進則增增然而多凡此皆言其強也惟其器械之備車徒之衆則可以當戎狄而荆舒

之國莫不懲艾無有敢乘我者以此見魯之強大也
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地
方七百里固不可信至革車千乘則大國之制實當
然也然按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
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
乘則千乘其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若以孟子所
言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則無緣有千乘也若以明
堂位所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則又不啻有

千乘司馬法之言既不合於孟子又不合於禮記不足信也當從包氏注論語以謂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一井為乘百里之國通有千乘也惟百里之國通有千乘則魯地方百里當有車千乘矣雖然千乘之國有七萬五千人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故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今也公車千乘而公徒三萬者蘇氏曰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

此說是也天子之國不啻有六軍所用者惟三萬而已使舉國之人而盡用之則但可以一役苟不幸而敗則安得人人而復用之哉此天子之國所以止用六軍大國所以止用三軍也以春秋考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故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為二則舍亦當書也考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決知當時無三軍也蘇氏遂以僖公之時已

有三軍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軍則有二萬五千人而但言三萬者舉大數也此說不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但言三萬者數之成也若夫襄公作三軍則又不如魯自僖公以前固有三軍也自伯禽以來已有三軍僖公興其國所以公徒三萬觀詩曰大啓爾宇既謂之大啓爾宇此安得無三軍邪伯禽以來已有三軍襄公所以作三軍者則以魯國三卿專魯國之權分三軍以為

已之賦故作三軍非是自襄公以來方有三軍也鄭氏孔氏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其說亦不然鄭氏曰僖公與齊桓公舉義兵北當戎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之孔氏遂以為僖公之時齊桓為霸故知桓公舉義兵僖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荆舒者惟有僖公耳公會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荆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惟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其說皆非

也魯僖征伐見於春秋者惟敗莒耳滅項耳伐邾耳
其齊侯許男伐北戎僖公不與焉孔氏以為魯使人
助之是增春秋之所無也至於伐楚盟于召陵此則
齊桓公之功齊桓公之功而魯以為功是貪他人之
功以為己有豈其然乎詩人之言但云僖公可以膺
戎狄懲荆舒如其不然則其言妄發之也正如泮水
之詩美僖公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
而懲荆舒未必不如其服淮夷也此下文言羣臣祝

頌之辭俾爾昌大而熾盛俾爾長壽而且富也其髮
黃色之髮其背有台文之背祝其君之壽矣又欲得
其臣之有壽考者相與講試其才力上文祝之以俾
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又祝之曰俾爾昌盛而且大
俾爾壽而艾八十九十曰耆艾非獨享耆艾也且至
於萬有千歲秀眉而壽無有患害此皆祝之之辭也
上文言三壽作朋又曰壽胥與試既曰俾爾熾而昌
俾爾壽而臧又曰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俾爾昌

而大俾爾耆而艾其辭如是之重復者蓋祝之之辭
不得不如是夫天保之詩言福祿曰以莫不增以莫
不興以莫不庶其辭亦如此之重復者蓋祝頌之辭
其例如此也泰山巖巖言泰山巖巖而高也自此又
言拓地之廣也泰山之高魯邦乃至其地泰山魯之
望也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地泰山乃其境
焉禮器曰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是
齊人亦祭泰山也鄭康成注禮記曰魯祭泰山晉祭

河則魯亦祭泰山也泰山廣大故齊魯之境皆得祭之也龜蒙二山也觀春秋所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則龜者魯地也論語曰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則蒙者亦魯地也故奄二山遂荒有而大其地至於大東東之極東海近海之邦也以及於淮夷之國皆來同盟而莫不率從於魯此乃魯侯之功也非獨此也又保有鳧繹之二山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禹貢之所謂嶧陽也既保有此二山遂荒有徐方之

居至于海邦之國與夫淮夷蠻貊及彼南方之夷無
敢不率從於魯莫敢不應諾於魯惟魯侯之意是順
也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則魯之地因是至於泰山矣
奄有龜蒙保有鳧繹則魯之地因是保有四山矣淮
夷來同莫不率從僖公果能至是邪淮夷蠻貊及彼
南夷莫不率從僖公果能至是邪孔氏之說則以謂
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惟邾莒滕杞而
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主會者不列

之耳其於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則曰僖公
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淮夷此皆附會其說正所
謂癡人前說夢是也以僖公之事考之十五年楚人
伐徐師于婁林則是徐為楚所服豈徐為僖公所服
乎十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曹伯于淮會于淮乃齊桓公救鄭也非是淮夷從僖
公也凡此考之經傳皆無是事則詩之所稱良可知
也此下文又祝君以壽考也天錫僖公以大福矣又

使有秀眉之壽以保有魯國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常許必是二邑為鄰所侵故僖公從而興復之也左
氏載鄭伯以璧假許田則許田本屬魯國也常者說
者謂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疑本是魯邑也
復周公之宇而魯侯乃宴飲於內則令善其妻壽其
母以至於大夫庶士無有不得其宜故能使邦國保
而有之而受此多福且至於黃髮兒齒兒齒言壽徵
也夫祝其君既享眉壽矣而又內而善其妻壽其母

外而庶士大夫無不得其宜故其祝君可謂至矣盡
矣不可復加矣自此又言既享眉壽於是復修新廟
也其修新廟則有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於是斷斬之
度量之其量之也有八尺之尋十寸之尺既量其材
乃用松為桷有舄然而大作為君之正寢而且碩大
新廟則又奕奕然而壯新廟或以為姜嫄之廟或以
為閔公之廟然則所謂新廟者不必專指其人但言
修其舊廟而作之也奚斯公子魚也閔二年慶父出

奔莒左傳曰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
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奚
斯乃公子魚也觀奚斯作者監護其功也其新廟之
成甚長而且大萬民是若蓋言僖公之修泮水新廟
不徇於意其順斯民之意也文公之時大室壞伯禽
之大廟而至於屋壞足以見文公之不能盡孝道也
今僖公之修新廟至於孔曼且碩以見僖公之孝也
然觀是詩大抵其辭夸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

為嚴所美盛德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為誇德不足故也此說盡之矣夫魯頌所以為誇蓋其所謂誇者不以其事所當誇而誇之也自古人君常患德之不足不患名之不揚使無其德而求其名則雖為美辭以誇示天下天下後世其誰信之乎如秦始皇刻石為頌以彰德意其辭甚美有曰功蓋五帝澤及牛馬始皇之功果可以蓋五帝乎始皇之德果可以及牛馬乎不過誇為此辭以榮耀後世而後世誰以始

皇之功為蓋五帝而誰以始皇之澤為及牛馬也則是自欺其心也天下後世其可欺乎

黃曰先儒於此詩皆不能無疑而予獨於此詩見魯人之所以愛僖公而尊之者何其切且至也歐陽公疑之故闕之陳少南疑之故去之李迂仲疑之故辨之此數公不可謂不深於詩而不能無疑者不以詩論詩而以春秋論詩是以其心不能以自安也夫詩者所以曲盡人情而已故春秋多責備之辭而詩人

有祈望之意事之未然者皆人情愛之而願其如是
也不明乎人之情而與之言詩必有泥而不通者矣
且以春秋考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
莒滅項者一此魯之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
年伐鄭是時齊桓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
亦與焉春秋所記凡魯之自主兵者皆莒邾項之小
國至其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則膺戎狄懲荆舒奄
龜蒙荒大東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

莫不率從在僖公果有是乎無是事而詩人言之則
為誣不合於春秋而孔子取之又何其去取之自戾
也吁以春秋而論詩豈吾夫子之意哉夫子之意蓋
曰僖公之得民心如此魯人之愛僖公如此則雖未
有是事而詩人言之亦人情之所願欲也公人情之
所願欲則夫子安得而不取凡人情之所在愛之之
深者惟恐其尊之未至而尊之至者惟恐其言之不
大愚觀此詩而嘆魯人之所以愛僖公而尊之者何

如此其不能自己也其一章則推原乎乃祖始生之
祥發明乎後葉成功之本謂后稷出於姜嫄文武之
功起於后稷故自武王文王大王推而上之至於后
稷又自后稷推而上之至於姜嫄以見周之所以興
者其積累如此之遠也夫頌魯而言周者何也魯周
同姓之國而僖公乃周公之孫也故其次章言周公
有大功於王室而成王封伯禽於魯錫之以山川土
田附庸以崇德報功親親尊賢也惟周公之德不可

忘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又有如僖公之賢侯者嗣之
故其次章又言僖公儉而處已而致孝乎鬼神其奉
祭祀無所不盡其得人心無所不至故詩人願之曰
俾爾熾而昌壽而富俾爾昌而大耆而艾皆愛之不
能已故言之不能盡既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又曰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又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
言有盡而意無窮一倡而三嘆之以見魯人之所以
愛僖公而尊之者如此其切且至也雖然詩人之意

猶以為未足故又祈之以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而
盛言其威德之所加土地之所闢此皆願之辭而欲
其如是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僖公之治魯其幾是乎大學曰道盛德至善民弗
能忘也魯人之尊僖公其謂是乎

黃曰商頌與夫小雅國風中數篇皆先儒講說詳
且明矣茲不重複學者當以意逆之

那詒訓傳第三十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猗

伊音

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行我列祖湯孫奏假

格音

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

亦音

萬舞有奕我有嘉客

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李曰那祀成湯也微子為商之後故商之禮樂皆存

於宋至於七世傳之戴公其間禮樂廢壞亦非戴公之罪自戴公而上微子而下其所由來者漸矣有正考甫者得商頌之十二篇於周之大師宋之禮樂雖為廢壞然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大師是商之禮樂雖失之於宋而得之於周也孔氏曰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此說是也然商頌十二篇得之於周大師而今之商頌乃五篇者則是刪詩時又已亡其七篇矣孔子嘗曰夏禮吾能言之杞

不足徵也商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商頌觀之非獨禮不足徵樂亦不足徵矣以本國之詩乃存之於魯豈非樂不足徵乎宋之國有用天子之禮樂者宋天子之後故得用天子之禮樂宋用之可也魯用之則非也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瑩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則是以宋與魯皆

當用天子之禮樂竊嘗以其說為不然夫魯僭用天子之禮樂乃當時習熟所聞不知魯之不當用與宋不同也況宋之所謂商頌者自湯以來祭祀商之君而作非頌宋之君也以魯頌頌僖公之德猶為不可豈可與宋並乎然宋與魯皆有頌而無變風鄭氏云宋王者之後也魯聖人之後也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蓋所以禮之也夫宋為王者之後有頌也魯聖人之後是不過為諸侯之國而已豈可與宋並哉宋

魯之無變風是適然耳善乎蘇黃門之說曰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陵遲力强相吞而春秋所見猶百有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大師者獨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豈復皆有說哉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具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鄘衛之亡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燕蔡之成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作事有適然而無足疑者此實至當之論蘇黃門其論風雅之前後愚嘗以其說為失

之鑿若此之類則不足疑也猗與那與毛氏以為嘆
辭蘇氏以為美辭猗嗟之詩毛氏注云猗嘆辭也則
是以為嘆辭漢武帝紀云猗與偉與注云猗美也則
是以猗為美故蘇黃門以猗為美猗與那與那者多
也嘆其功之多也美其功之多也二說皆無害言成
湯功之多故奏此樂以享之也鄭氏以置為植言植
我執鼓蓋以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成湯
改夏之制植我殷家之樂歐陽以為但當言置不當

言植也鼓之小者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則其鞀
不在於植也鞀鼓非植而乃謂之植則其說不攻而
自破矣鄭氏之說以為鞀鼓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
類此皆強為之說也其奏鼓則簡簡然而和樂我烈
祖祖乃成湯也湯孫則以此樂而升薦之故烈祖安
我思成之人禮記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
思其所樂是也毛氏以烈祖為湯有功烈之祖則是
以為契冥相土之屬觀此序言祀成湯所謂烈祖者

但成湯耳不當以為契冥相土之屬也鄭氏雖以烈祖為成湯而以湯孫為太甲觀頌之言湯孫者多矣豈可專以為太甲哉歐陽曰太甲至紂皆是也但不知所斥者何人也蓋當時之王主祭後世不知其誰也既以樂奏而烈祖來享矣其奏執鼓則又淵淵而和蕭管之聲則嘒嘒而細其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依我玉磬之聲玉磬即書所謂鳴球是也樂之備奏如此必由赫赫之湯孫能使樂聲之和也大鍾曰鏞

鏞鼓則數然而盛至於萬舞則又奕奕而閑有瞽之
詩言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懸鼓鞀磬祝敔凡樂
器之名未嘗再舉那之詩既言置我鞀鼓又言奏鼓
簡簡又言鞀鼓淵淵又言庸鼓有數蓋作詩者非一
體此詩再三言樂之和故其言如此嘉客嘉賓也王
者之後來助祭莫不和悅非獨此也乃自昔先王亦
如此在昔先民亦如此莫不溫恭其色朝夕匪解其
執事薦饌則又恪然而敬虞賓在位周之時我客戾

止則是古者祭祀作樂必以賓客助祭為盛事也惟其如此故烈祖來顧我烝嘗之祭其所以享我如此者則以湯孫能將其祭祀也舜之作樂則自夏擊鳴球以下周之作樂則自設業設虞以下其樂器可謂多矣而邢之詩樂器但止於此非商之詩樂器不備也蓋言此數者則其他可知也故觀詩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二

經部

毛詩集解卷四十二 宋 李樗黃樞 撰

烈祖祀中宗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

音戶

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駸假無言時靡有爭綏

我眉壽黃耆無疆約軼

祁支切

錯

如字又采故反

衡八鸞鶴鶴

七羊

反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

音格

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李曰烈祖祀中宗也中宗大戊也史記云大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歟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烈祖之詩乃祀中宗之樂歌也按商有三宗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烈祖則祀中宗玄鳥則祀高宗太宗則無詩非無太宗之詩蓋商之詩散亡多矣未必其初無太宗之詩也烈祖鄭氏以為成湯歐陽以為太戊鄭

氏以烈祖為成湯者則以那之詩衍我烈祖為成湯
故以此詩烈祖亦為成湯以為太戊者則以此序言
祀中宗故嗟嗟烈祖以為中宗如丙以甲為祖戊以
丙為祖此古今之常也湯之後世以湯為祖中宗之
後世以中宗為祖二說皆通如以烈祖為中宗固為
無害如太甲謂之太宗亦謂之祖甲亦可以為烈祖
也若如此序言祀中宗而以詩中所言者為中宗則
亦不必如此之泥夫詩非一體也清廟之詩言祀文

王詩中專言祀文王我將之詩言祀文王而詩中亦專言祀文王執競之詩言祀武王思文之詩言祀后稷蓋其序既言所祀之人故其詩所言不及其他此詩之一體也玄鳥之詩言祀高宗而其詩之所言乃為中宗乎二家之說在學者自處之耳若從鄭氏之說以烈祖為成湯則言湯之福可謂有常矣天又錫以無疆之福故及爾中宗之世也若從歐氏之說以烈祖為中宗則言中宗之福可謂有常矣天又錫以

無疆之福故及爾當時主祭之君也清酤清酒也既載此清酒於是神靈遂降格賚我以思成賚我思成亦猶所謂綏我思成也毛氏以為賚賜也王氏以為賚我以福與徂賚孝孫同鄭氏以賚讀如來往之來言神之來享不如毛氏王氏之說為不改字無害也王氏以賚為賚我之福固得之矣然分別綏賚二字則失之泥矣如綏我思成則以為湯孫能承烈祖之事業而廣其聲教則賚不足以道也夫所謂綏我思

成賚我思成其意一也但其字異耳徐安道見王氏之說而從而增廣之必謂綏安也安之者聖人之事也其說亦鑿矣既有清酒又有和羹有和羹有大羹有鉶羹其美其和則既戒既平既戒言調羹之慎既平言鹹酸之適其酒食如此可以盡其至誠也鄭氏以為和羹喻諸侯有和順之德鄭氏之說蓋舉晏子之言夫晏子舉詩一句以見意鄭氏以為說則非也上文言既載清酤下文言亦有和羹觀既亦二字則

文意相接自可見若以和羹為取喻則清醕亦為取
喻也駸假無言言執事之臣駸至於廟中無有爭訟
此以見君能盡其誠臣亦能盡其誠也假至也祭祀
之禮君牽牲公卿大夫序從是祭之日卿大夫皆列
於廟中而盡其恭敬之心也使百官諠譁而失禮則
非所以事神矣蓋宗廟之中尚敬故也惟君臣能如
此然後為盡善矣故其神靈享之安我以秀眉之壽
使得黃髮耆老而至於無疆約軹錯衡此又言諸侯

來助祭也所乘之車以朱篆約其長轂之軹以綵飾
錯置於衡之上具八鸞之聲則鶉鶉然而鳴故諸神
至而享之其所以如此者則以我受命為君而溥助
我也王者祭祀四海皆來助祭然後為孝之大揚子
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
海之歡心清廟之詩言肅雍顯相雍之詩言有來雍
雍至止肅肅皆以諸侯來為助祭之盛事也惟其諸
侯各以其職來祭故自天降之以康寧使之享豐年

穰穰之福也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
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
歡心以事其先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
作惟其得四海之歡心故其和氣所感所以三光全
寒暑平此天所以降豐年也來假來享但言神靈降
格而錫之以福也詩人言福祿其辭多重複如天保
之詩言福祿辭多重複魯頌之詩言福祿亦多重複
故此詩言申錫無疆又言賚我思成又言綏我眉壽

黃耆無疆又言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又言來假來享
降福無疆此詩人之常耳顧予烝嘗言神靈顧享予
烝嘗之祭者則以湯孫將其祀事也王氏曰祀中宗
言清酤和羹而不及樂與那執競異矣夫那之詩但
言作樂烈祖之詩但言酒食非祭成湯之時則無酒
食之味也非祭中宗之時則無蕭管之聲也詩人各
隨其宜而言之耳蓋以大樂之奏所以發揚成湯之
意故那之詩專言作樂烈祖之詩所以不言也

玄鳥祀高宗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
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糝是承邦畿
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負
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

李曰玄鳥祀高宗也高宗武丁也鄭氏云祀當為禘
禘合也夫禘者已毀未毀之主皆合食於太廟玄鳥

之詩其所言者揔祭商之先祖故為合祭若以為時祭則不及殷之歷代之祖矣此鄭氏之意也竊嘗以其說為不然玄鳥之詩歷言殷之先祖其實為高宗設也高宗中興之主也商之先祖能正四方故奄有天下其政中微則諸侯必有不服者高宗既興之後能肇域彼四海是以四海之諸侯莫敢不服此詩卒二句大抵言奄有天下之由而發揚高宗能紹祖宗之舊服諸侯之心也玄鳥之詩既為祀高宗殷武之

詩又為祀高宗孔氏云或者指為時祭但其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其說是也王氏曰玄鳥祀高宗之詩而上頌其祖下稱其孫子而已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孫子是乃高宗之功美也王氏之說未必全是王氏之意以為玄鳥之所稱者高宗之祖耳武丁之孫子耳至於高宗之德玄鳥未嘗一言以及之也夫上文言上有以紹其祖其說則是也至下文言下有以貽其子孫其說則未必然耳豈有頌高宗之

詩而曾無一言以及高宗乎是詩言在武丁之孫子
非謂武丁之孫子也但指武丁一人也天命玄鳥玄
鳥燕也其色黑故謂之玄鳥毛氏云春分玄鳥降湯
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率與之祈於高
禖而生契此說是也鄭氏謂鳥遺卵娥氏女簡狄吞
之而生契此鄭氏之說亂經也按月令仲春玄鳥至
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
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

所謂玄鳥者舉玄鳥至之日也故詩人推本玄鳥至之日而生契故言天命玄鳥也司馬遷作史記又曰契母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司馬遷多愛奇者也故為史記其言多誣聖人如百里奚伊尹之事皆孟子之所不取子長獨載於史記蓋其擇之不詳如此鄭康成既曰釋經則當從六經之言而乃以謂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則其過甚於子長者也觀生民之

詩與玄鳥之詩大抵相類生民之詩言后稷所以生者乃因姜嫄隨帝跡而往耳鄭康成乃謂因踐巨人跡而生今此言玄鳥降之日以祈高禪而生契鄭康成乃謂簡狄吞卵而生契其多怪如此善乎歐陽公之言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謂高辛氏之妃陳鋒女感赤龍而生堯簡狄吞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跡而生稷高辛四妃其三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稷契後世皆主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

欲神其事故務為其說至帝摯無所稱故獨無說此
則怪誕之說不足信明矣歐公之說可謂合於毛氏
矣惟天命契故以玄鳥降之日而生契謂之商者契
封於商也故其子孫奄有天下宅殷土芒芒者大也
左氏傳曰芒芒禹迹言其大也古者上帝命威武之
成湯古帝鄭氏曰天也謂之帝者但言昔者上帝非
是天之名也言古者上帝命我成湯正其四方之疆
域故得當天之命出其命令於諸侯惟其如此故奄

有天下而統一之成湯則既已然矣其子孫皆天所
命無有危殆其後武丁子孫又皆中興故商之業所
以不墜也此詩祀高宗而指武丁者蓋以諱事神者
周人之制也自周以前則未嘗諱之也武丁以威武
而王天下無有不勝者蓋其威武赫赫四方諸侯無
不震服殷武之詩曰奮伐荆楚易曰高宗伐鬼方三
年克之則是四方無不服也惟其威武如此故諸侯
之來助祭所建之旂則有十乘奉承黍稷而助祭以

見武丁之威可畏也自武丁以前商室中微諸侯必
有不服者如周之中微楚貢包茅不入非獨楚也中
國之諸侯亦無有助祭者春秋書天王使石尚來歸
脤未嘗書其助則是諸侯無有助祭者也今武丁中
興諸侯莫不助祭於京師則以武丁之威可畏也自
此以下又叙武丁為政之先後也王畿千里乃斯民
之所止也先正王畿然後正四海王畿者四海之本
也王畿不正其如四海何惟其王畿先正然後能正

四海之疆域四海之疆域既正矣莫不來至於京師
其來至也則祁祁然而衆多河者所都之地也如盤
庚民不涉河以遷即此河也景負維河則以諸侯輻
湊而至于河也景大也負均也言諸侯大來於京師
也其所以如此者則以殷受命莫不得其所宜負荷
其福祿也殷武之詩言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今此言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則高宗之為政可
謂有先後之序矣惟其得先後之序則諸侯之來助

祭故詩人因其助祭推本而言之耳

長發大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

本末反

受

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

海外有截

才結反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

躋

子兮反

昭假

古雅反又音格

遲遲上帝是祗

朱時反

帝命式于九

圍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

張衛反

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綏

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適

子由反

受小共

音弓

大共為

下國駿尾

莫邦反

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

奴版

反

不踈百禄是總

子孔反

武王載旆

蒲貝反

有虔秉鉞

音日如

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蘂

五葛反

莫遂莫達九有有

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

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李曰長發大禘也雍之詩言禘太祖長發之詩言大

禘或言禘或言大禘鄭氏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孔氏遂釋之曰祭之名禘者多矣而此大禘為郊祭天者又非圜丘之禘也又非宗廟夏禘也又非五年殷祭之禘也其說皆不然郊自是郊禘自是禘趙氏之於春秋言之詳矣豈有禘祭而為郊祭邪鄭氏所以為說者蓋泥於祭統之說不知其由也雍之詩言禘太祖長發之詩言大禘皆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也豈有雍之謂禘乃為祭宗廟長發之謂禘乃為郊天之祭邪惟

王氏之說雍序以為大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
今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為小則
禘其祖之所自出為大矣此說得之周之四時之祭
禴祠烝嘗是無非四時之禘也商之四時之祭禴禘
烝嘗是有四時之禘也四時之祭其中亦謂之禘則
禘其祖之所自出亦謂之禘故於禘其祖之所自出
者謂之大禘所以別其非夏祭之禘也濬哲維商濬
深也哲明也蘇氏言商之受命深遠不如毛氏鄭氏

王氏皆以為商之德此濬哲正猶書所謂濬哲文明也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褊淺惟其德之明故不至於昏塞然王氏但以濬哲主契而言惟先儒之說以謂商家深智不獨指斥一人也此說為長商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德其祥之發見也久矣自堯之時已然矣堯之時洪水滔天汜汜而天使禹敷治下土自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界使中國廣大均平而長遠也幅廣也隕均也是時有娥氏之女簡狄方大故

帝為之立其子而生契說文曰高辛氏之妃契母也
自濬哲維商而下摠言商之先祖玄王桓撥以下遂
一一言之也玄王契也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
興則玄王為契明甚契之時未嘗稱王迨成湯始即
天子之位契未為天子而乃稱王者孔氏云國語云
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商頌亦以契為玄
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為王非追號為王也然謂之
玄王者歐陽公言玄深微之稱也老子曰玄之又玄

此說得之鄭氏以謂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王
其說為不經矣桓如桓桓武王之桓同撥治也言契
之威武善治故受小國亦達受大國亦達也蓋善治
其國故國無大小皆能達其政令所謂可使南面者
也惟能如此故使國之民循其規矩而無有踰越乃
徧省觀之而政教之行無有壅蔽之患矣契既然矣
傳而至於相土而相土之為人烈烈而有威武而海
內截然而整齊所以畏其威也以此見相土能紹契

之業如此商之先祖其於上帝之命奉承而不違至
於成湯乃與天心合焉齊合也以此見商之先祖及
其子孫皆上當天之意也自此以下遂言成湯之德
言湯能下賢甚疾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升進人
之欲進德者但觀其用心而已使其敏於下賢則德
之進日以急遲於下賢則德之進日以緩惟湯降已
不遲故德之所以日進也以湯之降已也則敏至於
明假於天則遲遲以此見成湯惟求其在我而不在

於求天下也惟不求於天下乃其所以承天心故上帝親之命之以式於九圍式法也使之為法於天下也自此遂言湯受福祿之由也小球謂尺二寸之鎮圭大球謂長三尺之珽受此二玉所以為天子也為天子所以紀綱其諸侯而諸侯之於王室如旌旗之綴旒皆服屬於我此所以負荷其天之福也非獨然也又且不爭競不綏急不失之太剛不失之太柔其布政也則優優然而和此百祿是聚也受小共大

共蘇氏謂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受此合珙之玉則以下國大厚也惟其大厚天下故何天之龍焉為龍為光之龍同非獨此也又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懃恐不疎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心此百福所以聚總而歸之也百禄是適百禄是總皆言禄耳不必分別也武王言湯也玄鳥之詩言武王乃武丁也此詩言武王乃成湯也隨其詩而觀之耳成湯親載其旆固執其鉞如火之烈烈莫有禦遏之者漢

書刑法志舉此詩句顏師古注云成湯興師本於仁義雖秉鉞以欽為先此詩所言親執其鉞不必說以欽為先也苞有三蘂毛公云苞本也蘂餘也此說得其本者則為苞少者則為蘂本則夏桀也蘂則韋顧昆吾也前漢云三蘂之興注云木所復生曰蘂當成湯之時桀與三蘂湯皆征之莫能遂莫能達故能九有有截鄭氏以為天豐大先三正之後非也湯之征三國其征之也則有先後之序故先伐韋也顧也而

後及於昆吾夏桀焉昔在中葉此則太甲也鄭氏謂
中世乃相土此則失先後之序矣此詩先言契與相
土後言成湯後言太甲若以相土繼成湯為言則先
後不倫矣當指太甲為是太甲之不明湯之天下震
而且危也信也天之子商故降予卿士是乃阿衡左
右太甲故卒免於歌傾之患也商之興也天既為之
立其子又為之降其臣自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無
非天所以錫之也非如吞黿卵而生契孕昴宿而生

蕭何蓋有是君有是臣君臣俱賢則是天之所錫矣
然此詩言禘其祖之所自出而末言實維阿衡蘇氏
云阿衡亦與禘祭意或然也蘇氏解雍之詩言宣哲
維人以為文武之臣亦與祭此其為說未可信此章
言阿衡與祭宜可信也

殷武祀高宗也

撻

他達反

彼殷武奮伐荆楚采

面規反

入其阻

莊呂反

裒

蒲侯反

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

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

命多辟

音壁

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

直革反

稼

穡匪解

音懈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

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

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

音短

是遷方斲

陟角反

是虔松桷

音角

有桼

丑連反

旅楹有閑寢

成孔安

李曰殷武祀高宗也毛氏云撻疾意也殷武殷王武

丁也非言撻然而疾乃殷武也以其殷武奮伐荆楚之國又深入險阻之地聚其國之衆而俘虜之使荆國之地莫不截然齊一此乃湯孫之功也鄭氏以湯孫為太甲非也即高宗也荆楚在商周之時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當湯之時必不敢抗衡中國及商室中微往往世世為中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文武之時亦未聞為中國患至厲王之後然後大邦為讎此宣王所以伐之也夫高宗所以伐

之者豈自恃其威武哉蓋以其為中國之患不得不討之也則深入其阻豈得已哉此商所以中興也維女荊楚此則責荊楚之辭言女荊楚居中國之南鄉鄉者方也蓋荊楚正荊州之地也昔者成湯之時西方之氏羌莫敢不來享於王莫敢不來朝於王其所以脩貢職者以其為商之常禮也夫荊楚之國以氏羌較之氏羌尤為遠也氏羌之遠猶且修貢職況荆楚乎此則謂成湯之時自遠近無有不服為子孫者

豈可不念哉亦必使遠方無所不服然後可以繼乃
祖也不然則忝厥祖矣惟成湯之時如此此高宗所
以奮伐荆楚所以為湯孫之緒也鄭氏以二章至五
章皆責楚之辭惟王氏獨以二章為責楚之辭自二
章而下皆述高宗之事王氏之說為優王氏此篇說
之當矣言高宗能治夷狄故天下無有不服天命諸
侯凡設都于禹之績者皆來朝于王也禹貢甸服之
外每百里為差今立都于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

覲于王以見諸侯無不服也凡諸侯之所以朝于天子者勿使禍責之惟當以勸民稼穡而無有解倦則可以免禍責矣古者天子之於諸侯訓以農事視其農事或修或否以為賞罰也孟子所載天子巡狩惟以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則有讓而養老尊賢獨居其下誠以農事為最先也成王戒諸侯亦以維莫之春亦又何求與夫序乃錢鎛奄觀銍艾之類無所不備則以農事乃諸侯之急

務也諸侯苟能勤於稼穡則可免禍責矣上章言夷狄率服則是天下無事其所先者農事耳故於此繼而言之也天命降監鄭氏於此章乃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又非也二章既言湯之時氏羌之遠莫不來享莫不來王則湯之為天子也久矣不應至此方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故此章當從王氏之說言天命諸侯各朝于天子又命天子降而監之諸侯為下民所嚴敬者賞不僭也刑不濫也不敢怠遑者則命

于下國封殖之以福所以賞之以其黜陟諸侯各得
其當故能以商邑翼翼為四方之取正赫赫其聲濯
濯其靈者大也非獨此也至於身又享其壽考豈獨
身享其壽考安寧之福至於子孫又蒙其利焉書之
所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
五十有九年非壽考且寧而何商之子孫緜緜不絕
延祚六百非保我後生而何上章既言夷狄服之矣
又言諸侯之朝天子天子又能賞諸侯則是天下安

寧矣此章遂言修宮室蓋天下無事然後可以興大
工矣升彼景山之上有松柏丸丸然易直於是斷斬
之遷徙之又從而斲削之凡此工匠之事無不致其
虔敬以松為桷槌然而長衆楹又閑閑而大故能成
其寢廟可以甚安也爾雅曰桷之為榱楹之為杙范
文正公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先於
憂勤終於逸樂今此商家能討夷狄之難又能使諸
侯各朝於天子然後可以成其寢焉不然欲一日之

安豈可得乎閔宮之詩言淮夷來同莫不率從末章
復言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
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蓋內既無事然後可以從
事於此雖僖公未必能如此然其論先後之序及夫
始憂勤終逸樂之意與此詩同也如宣王之興亦必
先南征北伐然後考室苟天下未安而從事於宮室
其能獨安乎秦始皇為宮室之麗起咸陽而西至雍
離宮三百至於後世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之

麗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急以金椎植以青松至於後
世不得邪徑而托足焉夫以天下未安已獨以為安
吾未見其能安也王氏所得於此篇多矣而獨以此
章為取譬陟彼景山則高宗登遐於人君之道之譬
也松柏丸丸則君子之才出於大道則實以圓譬之
也至於是斷是遷方斲是虔則莫不皆有取譬具說
委曲獨此章為不足信也

李迺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四十二

謹案卷四十一第七頁後八行魯不得徧祭五帝
刊本徧訛徧據注疏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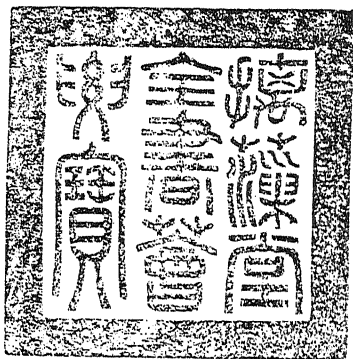
第九頁前六行君子曰禮謂先帝而后稷也按左
傳作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此有脫字

卷四十二第十二頁後三行四行周之四時之祭
禴祠烝嘗是無非四時之禘也按非字疑衍

第十八頁後四行蓋荆楚正荆州之地刊本州訛

周今改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胡容全

財團
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